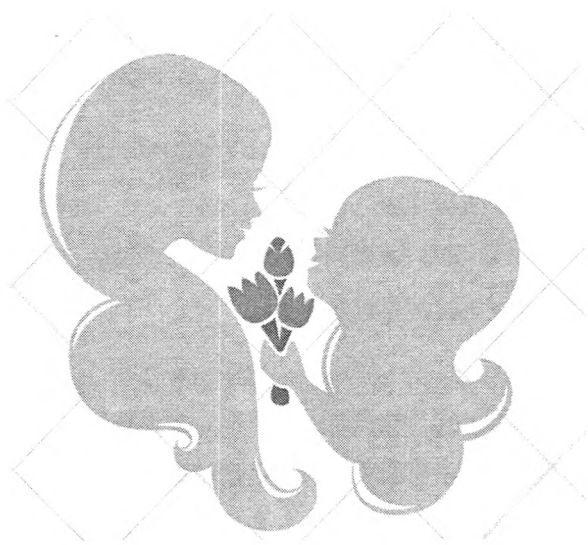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丢的围脖

■文/张湘

丢围脖

小时候，我怕冷。一到冬天，母亲便为我点灯熬夜地翻新或缝制棉袄棉裤、棉鞋棉手套和棉帽，让我暖和过冬。

严冬里，一次和同学去临镇逛庙会。事先母亲把我武装得严严实实，戴好棉帽棉手套，系好围脖，又多塞了些零钱在我的棉袄内兜里，嘱咐着同学多互相照应才安心放行。

迎着寒风，我们你追我赶热闹地蹬着自行车，奔向庙会。不一会儿，骑得我全身冒汗，大呼热气。停下来，解开围脖，摘下棉帽，将围脖栓实棉帽牢牢绑在车把前就急忙蹬车向前追赶。到了庙会，我们推着车东逛逛西瞧瞧，肉盒、红枣糕、冰糖葫芦等小吃是我们喜爱，听戏、套布娃娃哪里热闹，我们就往哪里钻。解了馋，玩累了找个避寒地歇歇，一句“比谁先到家？”激起大家的动力，又一次你追我赶地热闹回家。

到了村口，我才发觉我的棉帽和围脖不见了，任凭回想都记不得何时丢的，丢在哪里。浑身热

气的身子突然凉了下來，心也凉了半截，那棉帽和围脖是母亲拆了心爱的毛衣，烫洗松软给我重新钩织的一套，丢了我怕母亲责怪。同学陆陆续续回家，我却不敢归家。一个人躲在冷风瑟瑟的麦垛边徘徊着，小脸冻得生疼，鼻涕直流也不敢迈向家的方向。

将近傍晚，已知事因而焦急的母亲找到我，心疼地解开棉衣抱住我给我取暖，抚摸着我的脸颊，说：“没事。幸亏两个一起丢了，别人捡去，他家小孩就不挨冻了。”

我又一次被母亲的围脖包得严实，坐在后座上的我叽叽喳喳地说起庙会趣事，母亲推着车笑着驮我回家。

求表扬

一年麦收时，母亲和我在麦场边歇脚乘凉。

突然，土路上走来一位盲人老人，拄着拐小心翼翼地探路，摸索着向前挪走。而因前天的一场雨，路变得泥泞，他的布鞋和裤口沾满泥水。我小跑过去搀扶着引他过路，我听见了婶娘在后面夸我，我越发动力，一直爱心满满地把盲人老人送到远处。在老人再三的感谢和向前便是柏油路情况下，我才羞涩又安



心地回去。

回去时，我特意从人多的地方走过，大家都夸我懂事有爱心，并责令自家小孩多多向我学习。我心里美美的，自豪地高昂着头离去。可是，母亲却视而不见，自顾忙着晾晒麦秸，我紧跟着母亲，在她眼前晃悠，多么期待母亲能夸奖夸奖。结果仍徒劳无获，有些失落，但想起村里人赞不绝口的夸奖，我心里一阵窃喜。

中午吃饭，我的一碗面里多了一个荷包蛋。正当我高兴时，母亲平静地说：“这是给你的奖励。但人做好事，不可显摆，哪能要回报。”

这句话，我虽全然未懂，但听得脸红耳赤，乖乖地安静吃完这碗多了个荷包蛋的面。

经经场

“没事，去经经场。”母亲常用的鼓励口头禅。弟弟和他让人羡慕的工作是最好的例证。

2012年，弟弟想放弃山东省省直事业编考试，专心复习准备考研。面对报考职位千人挑一的竞争压力，弟弟选择性放弃是对的。我同意了，父亲没意见，母亲却不时鼓励弟弟去试试，“没事，咱去经经场”。

考试前天，母亲把弟弟送上车，让弟弟搭车去往考试城市。弟弟不情愿，却拗不过母亲，有些委屈地抹着泪踏上车，母亲心疼地说：“没事，去吧！经经场，娘在家等你回来考研。”弟弟没敢回头，也没做声，乘着汽车缓缓驶去。其实，母亲也没抱希望，只是想让考研信心不强的弟弟去感受下，给他些刺激。考试完，弟弟回家一心用在复习考研上，不再颓废。这次考试，弟弟不说，我们就不问。

关于成绩，我们更不奢望。在笔试成绩公布时，

却被弟弟所报考职位第一名，全省前十的成绩惊呆了，再三核对姓名和身份证都是弟弟的，家人才相信这是真的，喜极而泣。

是因为母亲这句话，弟弟放平心态去尝试，考出好成绩，有了好工作。

也是因为这句话，我敢当着众人演讲；我敢去实现梦想；我敢去挑战不可能……

送衣物

隔年换季时，家中小院会晒满衣服，全是我弟弟的。这都是母亲将我们已短或已瘦的衣服清洗一遍，晾晒再叠好送人。去送时，都是在晚上。母亲轻脚轻手地匆匆去，匆匆回，好似做贼心虚。

“街坊邻里要相互帮衬着，但别抹了人家面子。咱农民人可穷，面不能给人家丢。看见人家该怎样就怎样，不准因为这瞧不起人家……”母亲一本严肃地说给我们听。

当我和弟弟在外求学工作，这事就转给我们做了。每当换季时，母亲总会打电话问问，我和弟弟心领神会。常常把衣服和书籍捐给贫困灾区小学，那一张张邮寄单从不写全我们的信息，因为不求感谢，只求心安。

……

听母亲的话，我和弟弟是幸福的。

母亲只是一位普通又平凡的家庭主妇，会操心，也会唠叨，但陪伴母亲的那些话是幸运的，她用直白的话说事拉理，表达干净的心。在我眼里，母亲明事理，懂善恶，待人真诚，乐善好施，对我们从不呵斥，打骂，她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我们，我们兄弟二人潜移默化地秉承了她善良、朴素、勇敢的性格。